

娘到我家住

何五星

味道衡阳

谭子灏

娘终于答应了我的要求，到外地我的家中住些日子。为了不给我添麻烦，娘去医院将身体调理到最佳状态。娘说，儿啊，我不会买车票，你来接我吧。

娘来了，拄着拐杖，带着夙愿。湖南的冬天也是冻人。娘年纪大，怕冷，我将家里的温度调到春天。清晨起床，我去娘的房间，娘的鼾声将我带入儿时，我仿佛听见娘在叫我起床去上学。看着娘安详的睡容，听着娘有节律的呼吸，我在时光隧道中穿梭，在爱与被爱的位置上转换。我悄悄退出房间，娘，您安心睡吧，一觉睡到自然醒。

娘在老家，早餐爱吃面条、泡饭，媳妇说加些品种吧。我看着娘吃早餐，就像小时候娘看着我，彼此的守候是情爱的传递。娘抬头看见了我，赶紧擦擦嘴角，有点害羞地说:“快去上班! 快去上班!”我告诉娘,休假了,不用上班。娘说,不用陪,一人在家习惯了。娘怕她的到来影响了我的工作。

娘的腿脚不便,也还是闲不住,总想做些家务。天气不好时,娘在家里收拾拣拣,洗洗刷刷;出太阳时,娘会拆洗家里的被褥,晾晒柜子里的衣服;饭前帮着择菜,饭后收拾碗筷。我说娘您歇着吧,娘说做惯了。娘在做事的时候有一种主人翁感,时不时还会指点唠叨。我看在眼里,喜在心上。媳妇说,老人开心,感觉好,就让她干一些活吧。

娘每天要到户外去伸伸胳膊踢踢腿。为了康复腰腿，她依嘱练习蹬爬台阶,在小区的道路上散步。看着娘蹒跚的样子,想着娘昔日为生活奔波的身影,我仿佛回到了童年,牵着娘就像娘牵着我。童年的幸福来自娘的忙碌，童年的幸福

来自娘的笑脸。如今,我有一种幸福来自娘在家乡的牵挂，娘在家乡的守望。昔日,我投笔从戎,四海为家,几行千里母担忧;现在,日子安稳,秋霜染青丝，娘依然是我余生的依靠,娘是灯塔,娘是心的家。

娘体质弱,容易因感冒引发其他问题。我将娘的感冒预防作为日常生活的重点,请教中医,每天抽时间给娘艾灸“神阙”和“足三里”。娘也挺配合,我怎样说,她就怎样做。一段时间后,娘的脸上、腿上都“瘦”了一些,饭量和胃口也好了一点,精气神有了看得见的改善。当娘以一己之力一口气上了 40 级台阶的时候，我心比蜜甜，我在默默地祝福娘健康长寿。

星期天，陪娘去公园，在不宽的坡道上,我推着娘,顶着轮椅费力前行。一溜小车静静地跟在后面,没有笛声,没有喊叫。我知道这是司机对一位耄耋老人的敬重,我平添力量,冲向坡顶。娘叫停了我,摘下围巾,转身挥手向“车队”致意,一时间,纱巾飞舞,笛声飞扬。娘问我:你会等一个老人吗?我一边挥手,一边点头。

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娘，来不及放下手中的提包;进门第一句话就是喊妈，来不及脱下沾有灰尘的皮鞋。看到娘的身影,听到娘的应答,站在娘的身边,心便安定下来。女儿从广州回来，见我如此依恋奶奶,笑着说,爸爸,你在奶奶面前像个小孩。我对女儿说,是啊,在你面前我是个父亲,在奶奶面前我还是个孩子。娘是天下所有孩子的依靠,娘在,儿子有得做,娘不在,这辈子的儿子就做完了,爸爸要珍惜当下。女儿听了眨眨眼睛,说,爸爸,我在你面

前永远是
个小女孩。女
儿要回广州了，拉着奶
奶合影,依偎着奶奶,三代人在家
门口的桂花树下定格了亲情。

娘爱看生活片,每天晚饭后追剧。娘喜欢,我也就陪着,娘的耳朵有些背,我将声音调大一些。娘与剧中人同呼吸,共进退。情到深处时,娘问我,还能多放一集不?每晚睡前,我总要陪娘说一会儿话。我讲外面的见闻,娘说老家的琐事,谁谁家的小孩结婚了,谁谁家的孩子上大学了。每当此时,娘就很兴奋,常常忘记医嘱,忘记作息。娘说不碍事,开心就好。娘在的每一天,陪是情,伴是爱,我且行且珍惜。

一天,娘叫我:儿啊,娘要回去了,你穿上军装陪我照张相吧。面对娘的要求,我一时语塞,愧疚涌入心间。娘曾几次流露心愿,只怪我粗心,娘,对不起! 36 年来,娘除了唤我回家过年,再无任何要求。娘说多洗几张,要带回去给老家的人。捧着照片,娘久久看着,久久看着,娘笑得脸上桃花开,笑得脸上蝴蝶来。

娘回去了。娘,您什么时候再来?

不平凡的“树”

刘浩然

一般来说,高山的山顶是无大树的,那些参天大树恰恰都是长在山谷之中。对此,我一直感到疑惑,于是,我查阅了有关资料,才知道:原来,长在山谷中的树只有拼命生长,才能与高山争得阳光,而山顶的树不需要如此努力,所以,数年后,山顶的树与山谷中的树大小、粗细、高低就有很大的差别。

当然,长在旷野和城市马路边、公园里的大树,它们就比山谷之中的树又要优越得多。它们的生长环境决定了它们

的生存条件,无需拼命地与高山争阳光,但它们也要经受四季轮回的“考验”。树木在初春时吐露新芽,盛夏时绿意葱茏,深秋时黄叶纷飞,寒冬时银装素裹。

早几天,当寒风吹遍雁城大地,吹散了层层堆积的雾霾,太阳终于回归雁城上空,重现那耀眼的光芒,我终于可以放开呼吸,纵情地晨练。那珍珠般的新鲜空气瞬间流入我身体各个角落,清新,舒畅,激昂,奔放。然而,寒风袭来,树影婆娑,间或听到树叶沙沙的喧响,我知道,这是路旁大批落叶与大地亲吻。在大多数的文人墨客的笔下,都对这一片片黄色的枯叶渗透些许伤感或凄凉。但我不是什么文人，只是个普通的老人,我不赞同他们的观点。在我眼中,落

叶表像是沧桑,最后终归大地,但它化叶成肥,滋养着大树生命的二次绽放,这是一种舍得的精神。所以我说:看似平凡的树,其实是不平凡的，在树的背后隐含了很多高深的智慧和做人的道理。

所以说,树不会因凡尘喧嚣而茫然,也不会因绝境艰险而畏缩，而是向更深的地方汲取营养,向更高的地方采撷阳光,这就是树的不平凡。我不知道怎样去赞扬树的不平凡，但我会从树的不平凡处学到树在苦寒中的坦荡与从容，学到在逆境中的骨气与劲节。尽管我老了,但也要像苍老的大树一样,去雕刻着刚毅和内心的炽热,坦然地面对余生!

风中一只羊

胡剑英

同在一个家族群里,侄女莹莹却添加了我为她的好友,好一对一聊天。

我一开始就问她:何解叫“风中一只羊”咯?你不是属虎吗?也许是因为姓杨,羊和杨谐音?看舅舅的微信名几好,城市加姓名,简单,直接。

“风中一只羊”不作解释,倒向我诉苦:在北京街头,冒着严寒,骑辆小黄车去一个学生家上钢琴课。好不容易到了那胡同尽头，学生家长惊讶地问她:“你没看我发给你的信息吗?孩子感冒了,得上医院打点滴,今儿不上课。”

“只顾赶路,真没注意。我又冷又饿,还发着低烧呢。”“风中一只羊”说,发了个哭脸的表情给我。

真的不易,我这个侄女妹子只有十八岁，独自在北京音乐学

院学习,为让爸妈少打钱给她,就利用课余时间教小孩钢琴。

我马上送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给她,打趣道:“有梦不觉寒。何况你是一只羊,毛深皮厚的,严冬也不怕冷。”

那头她破涕为笑:“告诉舅舅吧,其实‘风中一只羊’是一首歌名,全名是‘孤独风中一只羊’。我才来北京那会儿,确实感觉孤寂。怕爸妈担心,就去了孤独二字……”

“风中一只羊”微信说说更新很快,她说傍晚最后一个去食堂打饭,那个胖厨师把剩下的牛肉都给了她,肚子吃得好胀。她说那个小伙也是北漂一族,爹妈有病,弟妹上学,都靠他一人,但这压不垮他,每天笑呵呵的。她说,我比他好多了,有什么理由不快乐?

快过年了,我问“风中一只羊”几时回长沙?

“现在我在回宿舍的公

交车上,听硬币投进箱子里,发出清脆的声音,对面的老爷子在打瞌睡,中年男子掏出手机轻轻回复妻子，很快到家吃饭……舅舅,苏东坡诗云,吾心安处即故乡。余光中老先生扩散的乡愁,我怎么很少感应呢?”

我答道:“舅舅大半生都在长沙过的,遗憾没有出去看过外面的世界,也就没有乡愁这种情怀。风中一只羊，舅舅我有点嫉妒你哦。我希望你跑到天边去,跑成天空的一片云。这算是我的新年贺词吧。”

“舅舅，我会回来过年的,我最喜欢吃外婆做的菜了,我不久要去云南采风,我会把祝福的清水洒向你们的。”

我笑了:“别像以前感冒发烧就好,照顾好自己。”